

近期一直在悉心研读跟党走有关的书籍，其中有一本气势恢宏的大型连环画册特别令我感动，那就是沈尧伊先生的力作《地球的红飘带》。其实这本书我早已熟读，而在迎来建党一百周年的日子里重温它，更是感受到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

很多时候，文字一经高质量的绘图来加以演绎，会收到意想不到的阅读效果。作家魏巍的长篇小说《地球的红飘带》是当代较早全方位描写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文学作品，具有史诗般的气魄。以此为蓝本，著名画家沈尧伊用他的如橡巨笔，花六年时间呕心沥血，以926幅精美绝伦的工笔铁线描画面，全景式再现中央红军从血战湘江到胜利抵达甘肃哈达铺的艰辛历程。

从某种意义上说，长征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开端，是中国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壮丽篇章。沈尧伊正是从艺术家的视角，通过他的激情发酵，创作了长征的图像写真，同时也为未来保留了历史的视觉形象。其实沈尧伊在瞄准“长征”这个重大选题之前，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两部革命历史题材连环画，也就是《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和《红军过草地的故事》，另有两件巨幅历史题材油画《革命理想高于天》和《而今迈步从头越》。然而沈尧伊认为，这些作品在内在气韵的流动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方面做得还不尽如人意。

着手创作《地球的红飘带》，

《刑场上的婚礼》是著名作家黄庆云 1979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来源于真实故事，叙述了女主人公陈铁军出身于华侨商人家庭，却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与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周文雍假扮夫妻，从事革命斗争，却因叛徒出卖，不幸双双被捕。临刑前，两位英雄将敌人的枪声当做自己结婚的礼炮，用生命和爱情谱写出一曲千古绝唱。

1927 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广州形势处于险恶之中，共产党员陈铁军毅然拒绝胞兄为她安排出国深造的机会，而受命于广州起义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周文雍当助手。他们以假夫妻的身份作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在“家”中，他们保持着同志关系；在工作中，陈铁军被周文雍的革命忘我精神深深吸引，情感渐渐在两个心怀共同理想的年轻人心心里萌发。但这份

爱上古琴，从凌叔华的《古韵》开始，因为书里提及了若干古琴小故事，读来饶有兴致。

古代文人雅士，都要学琴棋书画。琴，即是古琴，它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乐器之一。

凌叔华义父家有一张古琴，义母常教小凌叔华弹奏古琴。义母跟她讲音乐是表达情感最美的方式，这使得凌叔华逐渐爱上了中国音乐。为了教凌叔华欣赏音乐，培养她对古琴的兴趣，义母给她讲了很多有趣的古代音乐家的故事——

众所周知，周文王是周朝的开国君主。鲜有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高明的作曲家。在他称王前，曾被暴君纣王囚于羑里。被囚期间，他作曲自娱，创作出脍炙人口的古琴名曲《羑里》。

俞伯牙和钟子期之“高山流水”的故事，是琴学里最为流传的。周朝时，某天，琴师伯牙在荒山野地弹琴，樵夫钟子期听出伯牙的琴声是在描绘“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江河”。伯牙大喜，遂引为知音。钟子期死后，伯牙摔琴绝弦，终生不复鼓琴，只留下《高山》《流水》两首古琴曲。

西晋天才嵇康的《广陵散》，被人誉为仙乐。嵇康说此曲乃上天赐予，不可常在凡间弹奏。其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葇灯》，是我读到的陈有清先生的第九部作品，当然他的作品远不止这么多。陈有清曾是如东县文化馆副馆长，分管文艺创作工作，他既是基层文艺创作的引领者，也是文学创作的实践者，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多种体裁。我用十天的时间，把209页的文艺理论书《葇灯》看完，从此它被留在了书桌边，成了我创作时的工具书。

《葇灯》分五章：《诗说》《书评》《浅论》《序文》《飞鸟》。它与一般的理论书不同，少了说教的腔调，多了泥土的芬芳，亲切有趣。比如第一章《诗说》，陈有清以诗的形式评论诗人、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虽说这种形式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有之，但并不多见，品读之后感受新鲜有韵味。“黑夜灭灯迟，旭日临窗早。/俯首《李时珍》，胸中如蛟龙；/如返少年时，场

铁笔写丰碑

——大型连环画册《地球的红飘带》赏读

□汪 微

沈尧伊显然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和精力，并表现出惊人的毅力。他本着严谨的创作态度，处处给自己出难题：红军长征时期用的是什么种类的枪？穿的什么样的军装？所经地区的地形、气候和植被如何？为了搞清楚这一切，尽量占有第一手资料，沈尧伊特地沿着长征路线实地考察了一番。如果你足够细心，会在这本连环画册中发现，朱德用的手枪、红一方面军电台用的收发机、红二方面军用的山地炮等等，都跟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的原件一般无二，由此，沈尧伊在创作这部连环画册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可见一斑。

我觉得画册中的遵义会议部分是特别成功的亮点之一。事实上沈尧伊在绘画中为了做到传神、再传神，在动笔之前就翻遍了能够找到的和遵义会议相关的全部历史资料。会场上那一个个有可能左右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命运的风云人物，如何才能真正刻画得栩栩如生？每位与会代表所坐的位置，他们在红军处于生死关头所表现出的神情和下意识的动作会是什么样的……沈尧伊不愿放过最小的细节，甚至连毛泽东发言时抽出的香烟是什么牌子的，也要做细致的调查。于是慢

革命年代的高尚爱情

——读《刑场上的婚礼》

□沈 萍

爱意，却为了革命深埋心底。在爱情与祖国之间，陈铁军选择了祖国。她没有因为爱情而放弃革命；没有因为爱情而懈怠工作；没有因为爱情而束缚周文雍。她深深懂得，民族尚且无法自由，爱情又何来自由。祖国解放，民族自由，就是他们革命的目的，革命的理想。

不幸的是，广州起义失败，国民党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陈铁军和周文雍双双被捕。敌人企图从他们口中得到更多共产党的秘密，引诱、酷刑、软硬兼施，但两人至死不渝，从未背叛过共同的信念。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写下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

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临刑那天，陈铁军和周文雍从监狱里蹒跚走出，脚踏镣铐，伤痕累累，血渍印着衣衫，气节视死如归。敌人问周文雍最后有什么要求，周文雍说：“我要和陈铁军合影一张照片。”深埋心底的爱情终于向人们宣告。陈铁军把亲手织的红围巾艰难地给周文雍围上，四目相对，两人的眼里有爱恋有不舍，有坚定有从容。陈铁军转头向着刑场上的围观的群众宣布：“同胞们，我和周文雍默默相爱多年，但为了革命工作，还未来得及谈情说爱，今天，让这刑场作为我们新婚的礼堂，让反

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枪声响起，是新婚的礼炮，也是对他们生命逝去的哀鸣。牺牲时，周文雍23岁，陈铁军24岁。

“残酷”是战争的核心词。陈铁军是名门闺秀，如花芳龄，理应是莘莘学子的一员，或是和恋人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可因为动荡的年代，她参加了革命。陈铁军把爱深埋心底，把信仰看成泰山，把祖国当成自己的生命。虽然她牺牲了，但她留下的，留给中国和后人的是情怀：同情于人民的悲悯情怀；忠诚于信仰的坚贞情怀；捐躯于祖国的高尚情怀。

火药味隔着纸张都能闻到。

关于古琴的声音，周作人在《国乐的经验的》中写得很好玩。他讲自己不懂音乐，所以只能谈谈听的经验。他说最大的一个听古琴的经验，是在民国七八年，北大开了个古琴演奏会，地点在三院大礼堂。场内鸦雀无声，大家都拉长了耳朵听着，却听不到什么声响，只远远地望见弹琴的手上移动着，好像是在打着算盘——看得我扑哧笑了。

高长虹在《艺术演奏会听琴速写》里亦有同感。他说古琴声音极低，人的呼吸也会把它遮住，所以听古琴时奉劝大家呼吸要小声一些。他讲自己坐在前边第三排，还有听琴的资格，但也听得着急，简直想咆哮起来。只听得高音，听不得低音。再靠后些一定什么都不会听到。所以，他最后抛出一个自己也想不通的问题：古琴的声音虽好，究竟要弹给谁们听呢？

有趣的是，这个问题我在庄剑丞的《从琴学说到虞山派宗师严天池先生》里似乎找到了答案。庄剑丞这么写：“古琴的所以不受淘汰而能巍然独存的原故，实在因为他具有高深的性理，美妙的音色，中正和平的声调，发乎天籁的情感，研习的人，能藉以陶养性情，却邪纳正。”

一篇《友琴四话》里提到东坡居士得琴的一段神话，极富画面感。据说：子瞻先生在深夜读书，窗外有女子唱道：“音音音。您负心。真负心。记得当初低低唱，浅浅唱，一曲值千金。如今抛我在古墙阴：秋风里草白云深，流水高山何处寻？凄凄切切，冷冷清清，教人怎禁？”如此三夜，他追出去，见是窈窕女子走到东墙，冉冉而没。次晨发掘，原来是张古琴。

古琴是我国固有的黄胄古乐，古代普及时曾达到“家弦户诵”的程度。比如《荀子·劝学》篇里，提到“伯牙鼓琴，六马仰秣”。伯牙弹起琴来，马也会来听。又比如诸葛亮弹琴退敌，还有晋文公逼使瞎子师旷“弹琴”等等。典故越多越有趣，越有趣我就越好奇，所以近来颇觉自己有点沉醉于古琴，想要了解它更多，不如就且学且乐吧。

愈挖愈深，表现力才愈深刻。所以要“宁挖一口井，不开一条河”，要努力做到“一井见春秋”，句句话语都很朴实，特别好理解，特别能操作，要经得住咀嚼。

陈有清是“文革”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东风满帆》的主编、第一部长篇小说《映天红》的主笔。他受人敬佩，不但因学识渊博，著作颇丰，而是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对文学后生的提携。在《飞鸟》篇章，我看到了一些文学大咖的回忆文章，他们把如东县文化馆比作“鲁艺”。当年，陈有清带领学员们深入渔村，乘牛车，登渔船，体验出海捕捞生活，他们的作品洋溢着大海的气息、鱼虾的腥香、渔民的豪放，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岁月蹉跎，陈有清的文学思想和理论，影响了如东几代文学青年。他像一盏如炬葇灯，照耀着文学新人的成长历程。

平时写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我就翻开《葇灯》中的《浅论》，陈有清告诉我们写作的体验和经历，没有艰深理论，但篇章都管得着柴米油粮。他在《作文贵在一口井》中说，写文章不是开河，河要很长，波光粼粼，流水潺潺，但不可能很深，表现力不会深刻。他主张写文章如挖井，开口不大，

用了类似石版画的多层次灰色调，以画底的浓淡不一反衬出人物面部表情的细微特征。我想，在这种别具匠心的技法下诞生的人物形象，如果还达不到呼之欲出的艺术效果，那才叫怪。

在表现血战湘江、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等经典场面的时候，沈尧伊同样下了巨大的功夫：硝烟弥漫的殊死拼杀，风急浪高的江面穿插，峭壁陡峰的惊悚奔袭，雪山草地的扑朔迷离……为了准确还原当年红军长征的细节，沈尧伊在实地考察中结合查阅军事资料，绘制了大量的先期素材。画册中的近千个人物，绝大部分都是史上确有其人，他们在沈尧伊的笔下绝无雷同。手捧画册逐页翻去，我们不难捕捉到沈尧伊因生命而触发的感动。沈尧伊自己说，他所满意的是这部作品整体上收到了类似于版画的效果，大大增加了历史的凝重感。

且看这一幅：整个湘江渡口，被黑压压的载重马匹和搬运战士及民夫挤得喘不过气来。血肉之躯的红军战士，被错误路线指挥着，一边肩负着甩不开的沉重累赘，一边和强大的敌人搏杀，一个接一个地倒下。那原本绿汪汪的江水，竟成了血染的激流……又

古往今来，屈原的不悔，庄子的相忘，李白的豪放，易安的凄凉，他们都是历史里留下的血痕，只是因为他们有故事，才让世人深深地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无视信仰，无视未来，让生活变成一纸空文，还会有谁在大风雾起的日子

里吟诵他们的千古佳篇呢？

陈铁军参加革命，道路是难走的，就像烟花即使璀璨绽放，却依旧在半空浮浮沉沉，始终找不到降落点。可是，像陈铁军、周文雍这些英雄们一直前赴后继、永不回头地走下去，还怕看不到彼岸花开吗？！幸运的是一百年来，我，包括每个中国人都替他们看到了，看到了如今繁花似锦的春天。

不会忘记那首《英雄赞歌》：“……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案。庄剑丞这么写：“古琴的所以不受淘汰而能巍然独存的原故，实在因为他具有高深的性理，美妙的音色，中正和平的声调，发乎天籁的情感，研习的人，能藉以陶养性情，却邪纳正。”

一篇《友琴四话》里提到东坡居士得琴的一段神话，极富画面感。据说：子瞻先生在深夜读书，窗外有女子唱道：“音音音。您负心。真负心。记得当初低低唱，浅浅唱，一曲值千金。如今抛我在古墙阴：秋风里草白云深，流水高山何处寻？凄凄切切，冷冷清清，教人怎禁？”如此三夜，他追出去，见是窈窕女子走到东墙，冉冉而没。次晨发掘，原来是张古琴。

古琴是我国固有的黄胄古乐，古代普及时曾达到“家弦户诵”的程度。比如《荀子·劝学》篇里，提到“伯牙鼓琴，六马仰秣”。伯牙弹起琴来，马也会来听。又比如诸葛亮弹琴退敌，还有晋文公逼使瞎子师旷“弹琴”等等。典故越多越有趣，越有趣我就越好奇，所以近来颇觉自己有点沉醉于古琴，想要了解它更多，不如就且学且乐吧。

愈挖愈深，表现力才愈深刻。所以要“宁挖一口井，不开一条河”，要努力做到“一井见春秋”，句句话语都很朴实，特别好理解，特别能操作，要经得住咀嚼。

陈有清是“文革”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东风满帆》的主编、第一部长篇小说《映天红》的主笔。他受人敬佩，不但因学识渊博，著作颇丰，而是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对文学后生的提携。在《飞鸟》篇章，我看到了一些文学大咖的回忆文章，他们把如东县文化馆比作“鲁艺”。当年，陈有清带领学员们深入渔村，乘牛车，登渔船，体验出海捕捞生活，他们的作品洋溢着大海的气息、鱼虾的腥香、渔民的豪放，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岁月蹉跎，陈有清的文学思想和理论，影响了如东几代文学青年。他像一盏如炬葇灯，照耀着文学新人的成长历程。

平时写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我就翻开《葇灯》中的《浅论》，陈有清告诉我们写作的体验和经历，没有艰深理论，但篇章都管得着柴米油粮。他在《作文贵在一口井》中说，写文章不是开河，河要很长，波光粼粼，流水潺潺，但不可能很深，表现力不会深刻。他主张写文章如挖井，开口不大，

愈挖愈深，表现力才愈深刻。所以要“宁挖一口井，不开一条河”，要努力做到“一井见春秋”，句句话语都很朴实，特别好理解，特别能操作，要经得住咀嚼。

陈有清是“文革”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东风满帆》的主编、第一部长篇小说《映天红》的主笔。他受人敬佩，不但因学识渊博，著作颇丰，而是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对文学后生的提携。在《飞鸟》篇章，我看到了一些文学大咖的回忆文章，他们把如东县文化馆比作“鲁艺”。当年，陈有清带领学员们深入渔村，乘牛车，登渔船，体验出海捕捞生活，他们的作品洋溢着大海的气息、鱼虾的腥香、渔民的豪放，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岁月蹉跎，陈有清的文学思想和理论，影响了如东几代文学青年。他像一盏如炬葇灯，照耀着文学新人的成长历程。

有一幅描绘飞夺泸定桥的，构图视角特别令人震撼：从铁索下奔腾咆哮的惊涛之上取仰视的角度，突击队长廖大珠持枪匍匐在最前面，一手握索，眼里喷射出怒火。随着川军疯狂的射击，火星进溅的铁索剧烈地摇晃，桥头顿时化为一片火海。22位红军勇士紧贴着汹涌澎湃的大渡河，塑造着绝处逢生的悲壮造型，奏响着夺人心魄的胜利交响曲。画面中最近处的四五根铁索经过画家夸张的艺术处理，变得特别粗壮和压抑，形成一种泰山压顶之势。战士们就在这溜光冰冷的几根“钢丝”上，冒着呼啸的子弹完成规定动作，创造人间奇迹。读者的心完全被气壮山河的画面揪得紧紧的，在勇士们的身下，那震耳欲聋的江流见证着眼前的一切……

《地球的红飘带》中可圈可点之处不胜枚举，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善于把瞬间动作的定格和情感传递，在有限的画幅中准确无误地表现出来。感谢沈尧伊先生创作的这部完美结合了文学和绘画，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连环画作品，用最直观的感性画面，折射出百年党史中最耐人寻味的一页，为我们带来品咂不尽的视觉盛宴。



古往今来，屈原的不悔，庄子的相忘，李白的豪放，易安的凄凉，他们都是历史里留下的血痕，只是因为他们有故事，才让世人深深地记住了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无视信仰，无视未来，让生活变成一纸空文，还会有谁在大风雾起的日子

里吟诵他们的千古佳篇呢？

陈铁军参加革命，道路是难走的，就像烟花即使璀璨绽放，却依旧在半空浮浮沉沉，始终找不到降落点。可是，像陈铁军、周文雍这些英雄们一直前赴后继、永不回头地走下去，还怕看不到彼岸花开吗？！幸运的是一百年来，我，包括每个中国人都替他们看到了，看到了如今繁花似锦的春天。

不会忘记那首《英雄赞歌》：“……人民战士驱虎豹，舍生忘死保和平，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

案。庄剑丞这么写：“古琴的所以不受淘汰而能巍然独存的原故，实在因为他具有高深的性理，美妙的音色，中正和平的声调，发乎天籁的情感，研习的人，能藉以陶养性情，却邪纳正。”

一篇《友琴四话》里提到东坡居士得琴的一段神话，极富画面感。据说：子瞻先生在深夜读书，窗外有女子唱道：“音音音。您负心。真负心。记得当初低低唱，浅浅唱，一曲值千金。如今抛我在古墙阴：秋风里草白云深，流水高山何处寻？凄凄切切，冷冷清清，教人怎禁？”如此三夜，他追出去，见是窈窕女子走到东墙，冉冉而没。次晨发掘，原来是张古琴。

古琴是我国固有的黄胄古乐，古代普及时曾达到“家弦户诵”的程度。比如《荀子·劝学》篇里，提到“伯牙鼓琴，六马仰秣”。伯牙弹起琴来，马也会来听。又比如诸葛亮弹琴退敌，还有晋文公逼使瞎子师旷“弹琴”等等。典故越多越有趣，越有趣我就越好奇，所以近来颇觉自己有点沉醉于古琴，想要了解它更多，不如就且学且乐吧。

愈挖愈深，表现力才愈深刻。所以要“宁挖一口井，不开一条河”，要努力做到“一井见春秋”，句句话语都很朴实，特别好理解，特别能操作，要经得住咀嚼。

陈有清是“文革”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东风满帆》的主编、第一部长篇小说《映天红》的主笔。他受人敬佩，不但因学识渊博，著作颇丰，而是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对文学后生的提携。在《飞鸟》篇章，我看到了一些文学大咖的回忆文章，他们把如东县文化馆比作“鲁艺”。当年，陈有清带领学员们深入渔村，乘牛车，登渔船，体验出海捕捞生活，他们的作品洋溢着大海的气息、鱼虾的腥香、渔民的豪放，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岁月蹉跎，陈有清的文学思想和理论，影响了如东几代文学青年。他像一盏如炬葇灯，照耀着文学新人的成长历程。

平时写作遇到瓶颈的时候，我就翻开《葇灯》中的《浅论》，陈有清告诉我们写作的体验和经历，没有艰深理论，但篇章都管得着柴米油粮。他在《作文贵在一口井》中说，写文章不是开河，河要很长，波光粼粼，流水潺潺，但不可能很深，表现力不会深刻。他主张写文章如挖井，开口不大，

愈挖愈深，表现力才愈深刻。所以要“宁挖一口井，不开一条河”，要努力做到“一井见春秋”，句句话语都很朴实，特别好理解，特别能操作，要经得住咀嚼。

陈有清是“文革”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报告文学集《东风满帆》的主编、第一部长篇小说《映天红》的主笔。他受人敬佩，不但因学识渊博，著作颇丰，而是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对文学后生的提携。在《飞鸟》篇章，我看到了一些文学大咖的回忆文章，他们把如东县文化馆比作“鲁艺”。当年，陈有清带领学员们深入渔村，乘牛车，登渔船，体验出海捕捞生活，他们的作品洋溢着大海的气息、鱼虾的腥香、渔民的豪放，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岁月蹉跎，陈有清的文学思想和理论，影响了如东几代文学青年。他像一盏如炬葇灯，照耀着文学新人的成长历程。



《重读〈雷锋日记〉》 彭怀祖 人民出版社

本书梳理雷锋同志的成长之路、分析《雷锋日记》诞生的历史背景，从学理的角度把雷锋精神凝练为“信念坚定、志愿服务、敬业奉献、持之以恒”，并据此对雷锋行为的动因展开多维分析，明晰雷锋精神的国际影响与世界意义。阐述《雷锋日记》的当代价值，提出制度保障在弘扬雷锋精神中的重要作用。



《陈梦家先生编年辑录》 子仪 中华书局

陈梦家（1911—1966），中国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本书不仅描绘出一代学术巨匠的人生轨迹，同时还揭示了陈梦家与闻一多、徐志摩、胡适、郭沫若、顾颉刚、朱自清、冯友兰、钱穆、杨绛、林徽因、梁思成、方令孺、方博德、夏鼐等众多名人的交往脉络，呈现了半个世纪的时代风云。



《一把刀，千个字》 王安忆 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说以一位淮扬名厨非同寻常的成长经历为叙述线索，他生于东北，记忆却从因避难而被携来上海寄居的亭子间开始。他启蒙于祖辈扬州乡厨的鲜活广博，蜕变于上海淮扬系大师的口授身传，后来在纽约法拉盛成为私人定制宴席的大厨……时代更迭与反复冲刷下的个人命运与抉择，呈现了多重视角与评述体系下的民间记忆。



《阿富汗访古行记》 刘拓 北京大学出版社

阿富汗是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汇聚之地，本书记录了作者于2014年和2017年两次独自踏寻阿富汗诸多古代遗存的故事。书中除了介绍阿富汗古代遗存的历史、分布和现状，也描绘了自然景观和社会日常。作者在历史、考古领域的扎实积累增添了此书的知识性，生动的叙述中饱含对过往和现实的人文思考。



《沙漠与沙》 赵毅衡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最可怕的不是变成一粒沙，变成千万粒沙中的一粒，而是落到沙漠尽头之外的沙漠之中，消失在一切注视之外。”学者型小说《沙漠与沙》，以元小说的策略，追寻被历史“谋杀”的意义。本书收录赵毅衡所有小说作品，旨在展现著名学者学术之外的创作才情。作者文笔凝练、视角独特，其小说作品与其叙述理论完美融合。